

论北方少数民族萨满教的历史变容

色 音

提要: 本文认为,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的萨满教信仰都进入了衰落的阶段,但衰落并不意味着很快就要消亡。各民族萨满教在外来宗教的冲击下由盛变衰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灵活多样的生存策略,以改头换面的变异形态残留至今。可以把各族萨满教的历史变容归纳为习合化变容、科学化变容、艺术化变容、民俗化变容等几种。

关键词: 萨满教 少数民族 变容 生存策略

中国北方各少数民族的萨满教信仰都进入了衰落的阶段,但衰落并非意味很快就要消亡。各民族萨满教在外来宗教的冲击下由盛变衰的过程中采取了一些灵活多样的生存策略,以改头换面的变异形态残留至今。我们可以把各族萨满教的历史变容归纳为以下四点:

(一)习合化变容 萨满教与其它宗教相习合的方式存续下来了。如达斡尔族萨满教的生殖神信仰与汉族的娘娘神信仰相习合变成了一种混合型民俗信仰。根据大间知笃三报道^①:在达斡尔族中娘娘神主要是有关天然痘以及疮痍的神灵。同巴克西一样没有法服,也不能进入神灵附体状态。据说,在巴彦旗“鄂图士”(wettsi)专门从事治愈天然痘,他有神衣(和军队值班所用肩章相似的东西,左肩黄色,右肩绀色),他们手持一种纵横一尺五寸的红旗而进行祷告,有时他们还充当预言者或产婆。在海拉尔群体中,敖托西手里持有叫作“得尔布如”的念珠。在该群体南屯有掌握敖托西职能者有二位男性,但他们都是兼职的。其中之一是扎布萨满,另一位是阿拉克产·莫昆的托古主(toguju),他以下面要介绍的巴力也沁(bdriyechin)为本职工作,兼而既是巴克西,又是敖托西。致使扎布·萨满巫兼敖托西的原因如下:他的祖先之一人曾经是敖托西,但他在一次天然痘治疗中死去。到了扎布·萨满这一代他们部落中流行天然痘,这时他的上述祖先的敖托西之灵下命令把 otoshi 的本领附给他们莫昆内的某一个小孩,并要求那个孩子画娘娘的像进行祭祀。因此扎布·萨满遵着神命对娘娘神致祭,又把前述祖先的敖托西作为爷爷·布尔汗(yeye burhan,祖宗神之义)一起祭祀,他自己充当敖托西施术,这时孩子们的天然痘全都痊愈。这样他既作为亚他堪祭祀斡卓尔神,又作为敖托西祭祀娘娘神以及爷爷·布尔汗。

高丙中博士对青海五十村土族生活进行调查后也指出:“村寺和‘崩康’是喇嘛教信仰的载体,显然是接受的藏族文化。‘鄂博’和‘苏克斗’则是三个信仰系列组合的产物:其一,它们的修建由喇嘛或阴阳先生负责皆可,说明藏式信仰和汉式信仰都被容纳;其二,‘鄂博’所用的柳枝、白石和弓箭是萨满教的遗存;其三,它们的地底下起巫术作用的东西则是萨满教、汉族民间宗教和道教惯用的驱邪避鬼的降物的混合;其四,嘛呢杆是喇嘛教的工具。它们包含了三个信仰系列的因素。”^②

(二)科学化变容 萨满教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吸收了一些科学因素,使萨满医术得到了充实和完善。以科尔沁蒙古族的整骨医术为例,来源于萨满医术的蒙医整骨学现已成为中国医学宝库中独立的一门科学。现任内蒙古哲盟蒙医整骨医院党支部书记兼副院长,蒙医骨伤科主任医师的包金山就是清代著名女萨满娜仁·阿柏的曾孙。娜仁·阿柏,别号“神医太太”,内蒙古哲盟科左后旗人,1790年出生,卒于1875年,享年85岁。相传,娜仁·阿柏是成吉思汗时代阔阔出萨满的后代的徒弟,科尔沁萨满首领郝伯格泰的后裔,是整骨术的“巫都干”(蒙古语称女萨满为“巫都干”)。她是科尔沁近代蒙医整骨史上最早的继承者和发展者。包金山作为“神医”娜仁·阿柏的曾孙,在继承她的萨满医术的基础上,使其更加完善,更加科学化,结合多年的临床实践写出了《包氏祖传蒙医整骨学》^③等医学专著。目前,他的整骨医术虽然从萨满医术分离出来成为纯粹的医学技术,但仍然保留了一些萨满医术的神秘色彩。他在有一份工作汇报^④中写道:1990年,首届中医骨伤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深圳召开。来自澳大利亚、日本、新加坡、台湾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20多个省市区的各路高手纷纷登台表演整骨绝技,来自草原土生土长的医生,一个在国际国内医学界没有任何头衔且能参加这样的盛会我感到非常激动。登台的表演者一个个的过去了。没有什么惊人的场面,也没有激动人心的时刻,只有几分得意和几分遗憾。当大厅里的广播用英语和国语点到我时,我非常自信地登上了表演台,我面对的是一个左肱骨髁上骨折的患者。当我的第一口白酒随着功力的喷出,一声尖利的啸响后,大厅里象开了锅一样,人们好象嘲弄般地笑了。这时有几个外国人抢先拍照、录像,在他们眼里,我似乎根本不是个医生,而是一个玩幽默的滑稽演员,或许有一天他们又要展示一下中国医生的洋相。随着我用奇特祖传蒙医正骨手法,经过9分钟治疗,这个12岁的少女康复如初,从表演台上下来,自如地在大厅前走了起来,寂静的大厅顿时爆发出了长久的掌声,人们离开了座位拥了上来,一睹这神奇的医术。

类似包金山一样从萨满医术中吸收合理因素,使其更加科学化的方式来继承下来的蒙古整骨医师为数不少,他们目前仍然活跃在农村或城市。

(三)艺术变容 有些民族的萨满教音乐、舞蹈、神话传说等经过一段艺术化的过程变成了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以民间艺术作品的形式流传于后世。以蒙古族萨满的“安代”音乐为例,它现在已成为一种民间歌舞形式。“安代”最早是萨满治病的跳神仪式之一,几经变迁虽游离于宗教音乐之外,成为独立的音乐形式,但它与萨满音乐仍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和渊源关系。有人认为^⑤“安代”作为民间歌舞,其音乐、舞蹈及演唱形式都与古代狩猎歌舞有许多相似之处,而萨满音乐的最初来源就是狩猎音乐。由此可见,古代歌舞艺术被萨满吸收并保存下来,之后又送还于民间,“安代”就是一证。

(四)民俗化变容 萨满教的部分禁忌、祭祀、仪式等渗透到民间民俗生活中,成为民俗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以土族踏青歌舞“鸡蛋会”^⑥为例,现今的“鸡蛋会”沿袭古风,请人装扮“法师”跳“邦邦会”。“邦”是象声词,因法师跳神时手持单面扇形羊皮鼓(土语叫坑格尔干),边舞边用木棒敲击鼓面,其声“邦邦”而得名。土族旧习不唱戏,不演灯影,不要社火,其文化娱乐除逢年过节婚礼喜庆转“安召”,参加各地举行的花儿会外,便是观赏寺院宗教舞蹈和庙观法师舞蹈。较为有名的“邦邦”会,如二月二东沟大庄龙王会、三月三东沟姚麻、李丰、纳家、崖头神会。依农事季节索卜沟定在三月十八。法师舞与寺院喇嘛宗教舞风格迥异。法师着道家装束,黑袍长衫,乐器道具只羊皮鼓一种,也有执锣帮衬的。一般无故事情节的,舞时五至七人不

